

小說月報叢刊第七種

死後之勝利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利勝之後死

著 照統王

1924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Triumph After Death
 (A Pla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此書
 有著
 作權
 翻印
 必究

（小說月刊 死後之勝利 一册）
 （報叢刊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刊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登場人物

何蜚士

二十餘歲之青年畫家，其爲人富變態性。

吳珪雲

家庭女教師，性質剛健而縝密，喜文學，年二十餘。

蘇惠和

國家銀行總理，爲人夸大，而富有資產，年五十餘歲。

蘇慕愚

惠和之子，年三十五六。

胡虛瓊

慕愚之妻，年二十八九歲。

周餘商

慕愚之狎友，性狡猾，善於機變，年三十六七歲。

蘇富生

慕愚之幼弟，十歲。

蘇華生

慕愚之妹，八歲。

慕愚友人二人。

僕役數人。

警吏三人。

婢女秋芬一人。

畫家韓無年五十餘。
(爲周餘商之化裝。)

畫家七八人。

少年某甲，某乙，二人。

第一幕

場上作花園之一角，爲一書室。室中玻璃窗皆啓，有紗幙遮却一半，從掩閉之紗幙中，隱約見有人正在窗下閱書。室中陳設華麗，盆花書架，位置皆精巧。室外青草如毯，有梧桐一株，正當門側。遠處有亭，花草掩映中，遙遙可見。草場上

有男女二童，正拍球作戲。即蘇富生與蘇華生。啓幕，二童拍球；跳躍，約有五分鐘。

〔富〕 這個球起得真好！……我的……這個球。

〔華〕 裕球內立一側。你的好哥哥！不害臊吧！拍不起球，還奪人家的球呢。

〔富〕 華生，你作什麼？我的球，你拿去，我跟爸爸講去。

〔華〕 爸爸……

〔富〕 躍前作欲奪球狀。和先生說去……你敢

（吳珪雲由室內出，着淡白衣裙。手持未合之書。）

〔吳〕 你二人又作什麼呢？（言時態度從容）

〔華〕 前行倚吳身後。唉……唉！哥哥不會拍球，還要搶我的球呢！

〔富〕 至吳前叉手立。她……都是她……

〔吳〕富生，你又惹你小妹妹了。不要拍球，同我唱歌好嗎？

〔華〕擲球於地與富生同歡呼！唱……唱蛾子飛吧。唱蛾子飛吧。先生取風琴去！

〔吳〕用雙手各挽華富，不要風琴了，我們就唱吧。

（同唱。吳以手作按拍狀。）

〔華富同唱〕

黃昏後，草木香。愛向閑庭納晚涼。弟弟笑，妹妹跳，合唱一個蛾子調。

蛾兒蛾兒你莫飛，上我衣襟吸露水。

〔吳〕走吧。我們到果林中拾落葉去。

〔華富〕去……去……（時亭中一角微現人影）

（吳攜華富手同下。慕愚着洋服，帶玳瑁框眼鏡，由亭後緩緩出，作遙望

狀。）

〔慕〕這一次我可看得很清楚了，咳！可愛的女教師！她的白潤的雙手，怎麼不教我……？
（作握手狀）

（左側有輕咳聲。慕愚之妻胡虛瓊，着家常衣裳，手執花一束，低首走上。將及室側，驟見慕愚正在凝思，乃却立於室牆之側。）

〔慕〕比着我那個討厭的……十倍……百倍……

（慕愚之妻，聞其言面色微紅，出現於慕之身側。）

〔胡〕討厭又待怎樣呢……

〔慕驚却數步。〕天啊！你甚麼時候來的，倒給我嚇了一下……我不是沒說什麼吧……哦！好晴朗的天氣……！咦！你的頭髮，今天怎麼梳得這樣標致啊？

〔胡冷笑〕天氣好啊！所以你來，我也來。橫豎也是討厭，却偏遇得巧呢！

〔慕〕什……麼……

〔胡正色〕我說你這個人，孩子都多大了，也得自己看開點。你也不想自己整天的作些什麼事，也配得上和人說話。還存着什麼妄想？你也太給弟弟妹妹們丟臉了！我……（作悽惶狀）呢，進了這個籠子，只好作假意的把戲，隨從着你，可也有什麼法子論理；你也該將心收收了。在外邊胡鬧，誰還管得着，你怎麼又這樣的妄想？我勸你，你會不肯信。我自己知道，也是你家的討厭……

（泣下）

〔慕故作驚疑〕哈哈！你別要撒嬌了，吃飽了飯，沒事做嗎？那里來的這一大套話，教我不知從那里回答你。唉！美麗極了！泪珠可是你的寶貝，親愛的少奶奶！你來作甚麼呢？

〔胡〕作甚麼……我因為院子裏的秋羅花，開得比園裏的好。下午沒有事，便剪了一把來，想送與教師……送與密司吳呢……我走到窗外，便知道她沒有

在屋裏。你在這里出什麼神呢？你只是屢次得罪人家，何苦呢，自討沒趣！我雖糊塗，能有你這樣……教我怎能夠不悲傷呢！（以巾掩面）

〔慕〕近挨其肩且持花作嗅狀〕香……甜密的香我想她的髮香，比這個更濃烈呢！更清芬呢！（伸舌狀）虛瓊……你想甚麼呢？我有什麼呢？我因有點作詩的事……作詩的需要吧！我在我書室裏，悶不出一個字來，所以逛到這里，找材料呢。什麼密司……教師，與我有甚麼相干！（作詭笑態，吻胡額上之髮，胡躲之，立於亭側）

（慕愚之父蘇惠和，着華服，手雪茄煙，急步上。突見慕愚大呼。）

〔蘇〕慕愚，慕愚，你……那里都找到，偏偏在這里呢。

（慕胡皆正色肅立。）

〔蘇〕原來你們倆都在這里玩呀，女教師沒在屋子裏嗎？

〔胡〕沒有。

〔蘇〕這個消息，我知的最早。我剛從銀行裏回來，便差人找你，都沒有找到，所以我自己上園子來，找了半天。因爲……商界上秋季大賽馬，已定於十月十五日舉行。還沒有發廣告呢。第一名是有極大的名譽獎品的銀杯……名譽狀，……都有。我想你平日是有練習的，只是沒有好馬。我想以我在銀行界中的名譽，這個第一，能會讓別人奪去，那太沒光彩了。我已打聽得是有一匹極有訓練的馬，他們正想賣呢。今天下午，我與人約定，你自己去看一次，買回來多加練習，第一獎可有把握……

〔慕驚喜〕是啊！我們須趕快去……去！爸爸！同我去嗎？

〔蘇笑〕我的事情多呢，你自己去吧。橫豎我也不知道好歹呢。

（蘇與慕同趨下，慕猶回望其妻，作詭笑。）

〔胡〕可怎麼好，成天只是這樣。噯！（回身將走，吳由內出。）

〔吳〕那不是密散司蘇嗎……好美麗的花！

〔胡〕拭泪痕方回身。好妹妹，你知道人家專爲送花與你，在石頭上坐了半天呢。

〔吳〕你爲什麼在石頭上坐，同誰說話咧？

〔胡〕自己呢……

〔吳〕好吧。我剛從果園中，將他們送出園去。沒有事了，清閒得很，你老是不肯到

我這屋子中來坐坐。

〔胡〕可惜我沒有多少工夫。

（二人同入室，胡將花置諸案上之磁瓶中。）

〔胡〕像你這屋子，才配這花的美麗。

〔吳〕由懷中出洋裝小冊書一放几上斜倚椅背。什麼配不配，我從不贊成美麗

的，不過我却喜歡花的生機呢。

〔胡凝視〕生機是什麼？

〔吳〕又來了哲學家的話了。我想無論人，或是植物，即至於山上的石子，都是不能缺乏生機的。說個譬喻吧：譬如你來到我這屋子裏，呆呆的坐着，不言不動，有什麼趣味呢？譬如一個人，只是知道早起、吃飯、睡覺，有什麼益處呢？生機就是生命性的揮發，與生命之流的流動。惟有生機，能以創造；能以進化。這美麗的花，是有生機的。牠並不是只美在顏色與形狀上，是美在有生機。不然；若是一朵紙花，照這個樣子，不差分毫的作成，怎麼便不好呢？也就是沒有生機的緣故。人生也只是憑仗這點生機去創作、綿延，展開這個宇宙的本體，在進化的流中啊！

〔胡〕哦！每聽你的話，我雖不十分明白，可教我知慧上，增添了無量的活動。你不

但是我弟弟妹妹的教師；我這個弟子，也應該聽些啊！

〔吳〕一手拾書〕不過你和我境地上不同。其實各人的由外來的知慧量，自然因學力有些高低，而內在的知慧的本體，誰與誰也沒有大的區別。譬如你所採來的花；牠不能言語，不能行動，你能說牠沒有知慧的本體嗎？如沒有時，牠的生機從那里來？……人有知慧的本體，所以同情心、創造心、愛他心，都是平均的發達。只要心中的知慧之鏡，不受外塵的蒙蔽，這一些可貴的心思，誰能沒有。固然，我相信世界上，不能都是完完全全有同情心、創造心、愛他心的，但至少也要有一部分……

〔胡凝思〕妹妹！請你解釋解釋什麼是愛他心……譬如變愛的愛，也是愛他心的愛嗎？

〔吳笑〕你真聰明……戀愛啊，我是切實的告訴你：我是沒有一次的經驗的，我

只憑學理上的推測，與人類的天性的觀察，說說吧。戀愛的愛，的確與愛他心的愛，不是一個鏈子上的環呢。……戀愛是人們的生機剩餘的發洩，與保持原有生機，使之繼續上升與擴大的第一個方法。自然，愛他心當然包括在戀愛之中，而戀愛的領域，則能包有同情心、創造心、愛他心。而且我常以為戀愛的真髓，確是最高藝術的表現。……

〔胡〕罷罷，你越說我越聽不懂了。

〔吳正色〕藝術不是人類生命的表現嗎？你想人類生命的表現，最重要而且最大的，能過於兩性的戀愛嗎？戀愛是人生內在生命力的衝動，與生機的發射。其實也未嘗不可說牠是藝術的最優美的活動。我們曉得藝術是生命之網的外緣，人們一切精神上的活動，都借牠表現出。戀愛最富有藝術性的，因為是活潑的、真純的、惟一的、不可思議的、盲目的。這些條件，都與藝術是一樣的。

再進一步說，戀愛能包括藝術，藝術却不能包有戀愛……至於單純的愛他心，大而至於犧牲了性命去愛他人他物……

〔胡〕 怎麼爲物的犧牲，也爲算得愛他心嗎？

〔吳〕 自然。自來爲嗜好音樂、嗜好文學、嗜好繪畫，而病而死的……唉！這等神聖而清潔的愛他心，我們應當怎樣的去表示尊敬他，崇拜他呢！

〔胡點首〕 但……

（婢女秋芬，梳雙辮，由後面上至室門側。）

〔秋〕 打過五點了，請你預備晚餐去吧。

（胡起立，）

〔胡〕 過幾日我再來吧，你的話我雖不全明白，但我在學校裏十幾年，却是沒曾聽見過呢。

吳笑與握手。

〔吳〕 噯！你的手，怎麼這等冷？

〔胡〕 我是沒有同情心的人……（笑，轉身同秋出幕下。）

第二幕

仍如上之花園景。但在冬日之晚，地上及樹枝皆帶微雪，此為慕愚之書室。電燈明亮，室中備極富麗，但多玩具，無書籍。慕愚與偵緝課長周餘商，對坐燈側。蘇斜倚於安樂椅上。周一手紙煙；一手持報紙，置膝上。

〔周〕 今天報紙上說街市上銀根更是奇緊，當這種差事，薪水那能夠交付完全。即一月有三幾百元，能對付什麼事……（蹙眉愁思）

〔慕〕 那有什麼呢……哼！

〔周〕 你不要說自在話，誰能有你這樣清福。吃穿固然不用說，即化去三千五千